

张海帆◎著

高
迷離閣

五大賊王

WUDAZEIWANG

● 逆血罗刹

盗亦有道，揭秘贼王世家千年盗术的惊世之作

中國華僑出版社

张海帆◎著

WUDAZEIWANG

陆 逆血罗刹

陆 逆血罗刹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大贼王.6, 逆血罗刹 / 张海帆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 2011.9
ISBN 978-7-5113-1661-5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0271 号

● 五大贼王 6 逆血罗刹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作 者 / 张海帆

责任编辑 / 文 锋

装帧设计 / 柏拉图

特约编辑 / 苗水芝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325 千字

印 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661-5

定 价 / 2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64446051 传真: (010)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第一章	光阴荏苒	1
第二章	误入歧途	26
第三章	烟为火因	50
第四章	火行旧密	75
第五章	逆火之驰	100
第六章	火行万年	132
第七章	初露狰狞	156
第八章	逆火难调	180
第九章	罗刹初成	202
第十章	火脉迟滞	232
第十一章	烟花陨落	251
第十二章	杀机重重	280
第十三章	火陷奥妙	294

第一章 光阴荏苒

我跟着严一，上了一辆没有车牌号，也没有标志的宽大商务车。有一个同样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的男子，一言不发地坐在驾驶座上。我和严一上车后，这个司机甚至没有看我一眼，便发动了汽车，疾驰而去。

不得不说这辆汽车内部的豪华令人咂舌！虽不是珠光宝气，可颜色素雅，接触到的每一寸地方，都透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细致和名贵。我一坐上宽大柔软的皮质座椅，这个座椅便轻轻地倾斜，使我非常舒服地躺在上面，几乎感觉不到车辆运行时的震动。耳边随即有轻柔的音乐传来，车顶上慢慢展开一套视听设备，手边亦升起一套小吧台。吧台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细长酒瓶，连瓶盖上也镶嵌着拇指大的宝石。

我有些受宠若惊，坐在座椅上不敢乱动乱摸，也不好意思问严一什么。

严一坐在我的侧对面，他同样不与我解释，只是从车厢一侧拿下一个电话，按了几个按钮，说了声：“已经接到了。”随后，他便挂了电话。

一路上，严一除了介绍我身边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别的什么都没有说。看他的意思，并不打算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汽车飞快而平稳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超越一辆又一辆的汽车，没有片刻的停滞。司机的驾驶技术一流，我能感觉到。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汽车驶入了沈阳市区。

尽管我一直听老爷子讲起奉天，也就是过去的沈阳，可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沈阳。

很快，汽车停在了一间大酒店前。严一拉开车门，带我下车。

可能是清晨的原因，这座金碧辉煌的五星级大酒店大堂里，几乎空无一人。严一带着我快步而行，酒店服务生远远地站在一旁，向我们点头示好，也不敢过来。

严一带我走入一部电梯，伸出手指，在手腕上一个类似手表的圆盘上按了一下，也没有见其他动作，电梯便向下降去。

等电梯再打开，严一带我走出。尽管我想象了很多场面，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我颇为吃惊。

电梯外是一个巨大的大厅，必须说明的是，这个大厅是木质的，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好像是将一个古代的建筑整个儿装了进来。

我再往前走了几步，一抬头，便见到头顶门梁上悬挂着一面巨大的牌匾，上书四个大字：“青云客栈”！

我瞪大了眼睛，几乎扭不开头去。老爷子所说的青云客栈，居然在现代，在这么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的地下就有一间！

我再也忍不住了，失声叫道：“青云客栈！是木家的！”

严一平静地说道：“已经没有木家了。”说完他笔直地向里走去。

我不好久留，赶忙跟上。眼前的一切，仿佛让我迈入了老爷子所说的那个时代。

这里真的就是一个老式的客栈，毫无现代科技的痕迹。如果不是因为我和严一穿着现代的衣服，真的像穿越了时空。

我和严一走进了大堂，一侧跑出一个身着长袍大褂的中年男人，满脸堆着笑容叫道：“客官！你们来了！快请快请！我是店掌柜，有事请吩咐！”

这店掌柜看向我，笑眯眯地说道：“这位是严郑先生吧！欢迎来到青云客栈！在这里就和回家了一样，千万别拘束啊！我是店掌柜。”

我慌慌张张地回礼，简直不知道该与他握手，还是抱拳、鞠躬。

只听前方二楼，有女子的声音说道：“严先生，一路辛苦了。请上来吧！”

我抬头一看，二楼的围栏处，那位在重庆见过的老妇人，还是穿着和重庆时一样的衣服，清淡素雅，干净整洁，正微笑地看着我。

严一向老妇人微微一鞠躬，对我说道：“严郑先生，请。”

我进了房间，局促不安地坐在桌边，严一早已退下。

老妇人给我递上一杯茶水，坐在我的侧面，说道：“严先生，觉得这里怎么样？”

我连忙说道：“挺好，特别好！就是没想到真的能来到青云客栈。”

老妇人微微笑道：“青云客栈已经不多见了。”

我问道：“阿姨，为什么让我来这里？”

老妇人说道：“请喝茶吧，不着急。”

我连声答应，喝了几口茶，立即想起一件事，便一把提起电脑包，将电脑取出来打开，颇为兴奋地说道：“阿姨，这几个月我把老爷子和我说的事情全部写下来了！请你看看！我没有给任何人看。”

老妇人摆手道：“不着急，我知道了。”

我一时语塞，不好意思地合上电脑。

老妇人看着我说：“严先生，你还愿意听五大贼王的故事吗？”

我就等她这句话，立即回道：“当然愿意！我一直等着你联系我呢！”

老妇人说：“很好。你是愿意现在听我讲，还是睡一觉起来再听。”

我毫不犹豫地答道：“现在！现在！我现在很精神，一点都不想睡觉。”

“那好吧。”老妇人一低头，从身旁拿出一柄黑色的长刀，摆在桌上。这正是我在老爷子家中见过的密刀乌豪。

我低念道：“乌豪，伊润广义，是他的刀。”

“这把刀老爷子说了送给你，只是你在重庆的时候，不方便带走。等我把后面的故事讲完，这把乌豪就正式属于你了。”

我知道这把刀的来头不小，绝对不是我这个平凡人所能持有的，所以我推辞道：“阿姨，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接受。”

老妇人呵呵轻笑，看着这把刀出神，说道：“天下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让人可以不惜一切？”

五大贼王的故事，便在这一刻继续延续下去，可能结局在人的意料之中。但从发生到结束，这里面曲折的过程，才是最让人歆歆、感叹的……

……

……

……

1937年9月某日，奉天郊区，关东军军用机场。

本应热闹的军用机场，今天却异常冷清，连四处奔波的地勤人员也不见了踪影，各式汽车全部停放在一角，不见开动。放眼看去，这个硕大的军用机场，似乎突然间被荒废了一样，所有人都不翼而飞。

隐约间，有汽车的轰鸣声传来。从机场一侧，五辆黑色的轿车疾驰而入，嘎嘎嘎刹车声作响，这几辆轿车整齐地停在了机场跑道旁边。

轿车车门迅速打开，从几辆轿车上，一共下来五个身着武士服的日本男子。他们一言不发，表情沉稳，行动迅速而整齐，排成了一排，站在轿车一侧，抬头向天空看去。

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远处的天空中闪出几个黑点，嗡嗡嗡的螺旋桨声远远传来，响声越来越大。

一架硕大的军用运输机，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正向这个机场飞来！

飞机降落，缓缓地滑行到等候在一边的五辆轿车前，停了下来。五个武士跑到机舱门旁边，笔直站稳，纹丝不动。

机舱门打开，一个人影出现在舱门口。五个武士立即齐声大喝，齐刷刷地鞠躬。

舱门口的男人稳步走出，一身赤红的和服。他并不着急走下扶梯，而是站在舱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遥望着远处的群山，低声说道：“我终于回来了。”

这个身穿赤红和服的男子，正是离开中国已有七年的火小邪！

火小邪低头一看，见舱门下几个武士毕恭毕敬地等着，丝毫不觉得别扭。在日本甲贺孔雀山学习忍术七年之后，火小邪对日本文化中的尊卑之分亦有深刻了解。火小邪也已认可自己日本忍军少主的身份，而且在日本见识颇多，所以再有类似恭敬迎接的场景，再也不会忐忑不安。

火小邪稳步走下扶梯，随即宫本雅子、土贤藏丰从机舱内尾随而出。

有武士赶忙上前迎接火小邪，用日语说道：“火邪大人，请这边走，伊润大人正在车内等你。”

火小邪对日语虽不敢说熟稔如中文，但简单交流已没有任何问题。

火小邪同样用日语答了声好，回头向雅子和土贤藏丰点头示意一下，由武士领路，快步向一辆轿车走去。雅子和土贤藏丰则被恭迎到其他轿车。

火小邪坐入车内，伊润广义穿着一身素白的和服，早就端坐在后座等候。

火小邪赶忙用日语问好：“父亲大人！”

伊润广义点了点头，说道：“平安到达就好。”说着手指轻轻一摆，副驾驶位置上的武士见到，立即指挥司机发动汽车，疾驰而去。

五辆轿车先后发动，平稳而急速地驶出了机场，奔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

火小邪用半生不熟的日语说道：“父亲大人！您这么辛苦，还要抽空来接我，真是太感谢了。”

伊润广义呵呵一笑，反而用地道的中文说道：“火邪，你日文的水平提高得很快，非常好。但你既然重回故土，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我说话还是直接用中文吧。”

火小邪连忙正色用中文回答：“是！父亲！”

伊润广义说道：“火邪，你离开七年，今天回来，高兴吗？”

火小邪很平静地说：“高兴，特别高兴。”

“那怎么看不出你有高兴的表情？”伊润广义问。

火小邪说：“因为要忍，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伊润广义哈哈大笑：“火邪，你已经学得很好了！这几年我和土贤藏丰对你要求严格了些，现在你学成归国，可以放轻松一点。”

火小邪仍然很严肃地答了声“是”，可是话刚出口，就察觉到伊润广义右手向自己的胳膊肘闪电一般抓来，无声无息。若是持械，就算能避开手肘，这么近的距离，肋部也无法躲过，必然中招。

火小邪来不及细想，只是条件反射一般，身子前移，手臂后撤，胳膊一弯，便避开了伊润广义的进攻，接着猛然发力，用臂弯将伊润广义的手腕夹住。这一夹，将伊润广义的劲力引至了侧面后背，避开了向肋部的攻击。

火小邪毫不慌乱，低声道：“父亲大人！你是考量我吗？”

刚才这一切发生得极快，只是眨眼工夫，而且连声音都没有发出。如果没有人亲眼看见，很难猜到刚才他们两人做了什么。

伊润广义呵呵一笑，一松劲力将手收回，说道：“火邪，你两年前就已经学成了忍术，现在又花了两年时间，领会火盗双脉，结果如何？”

火小邪说道：“父亲，火盗双脉我已经能够驾驭了，但现在还是不能随心所欲，主要是副脉的劲力杂乱，时强时弱。更麻烦的是，出力的方向经常以为向左，其实是向上、向下，与意识到的不一致。”

伊润广义点点头：“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火小邪说道：“父亲，我母亲的火盗双脉到了什么程度？”

伊润广义说道：“收发自如，身意和一，甚至能够将主脉停止，只以副脉行动。”

火小邪略微吃惊：“能将主脉停下，以副脉行动？这会是什么样的？”

伊润广义点头道：“行为上与常人并无太大区别，但对事物的感受完全不同，很难形容，你母亲也描绘不清楚。”

“那到我母亲的程度后，能够做什么？”火小邪接着问道。

伊润广义回道：“能盗破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世家，均可盗入，故而能做贼王之王。”

火小邪沉默片刻，沉声问：“我母亲去偷过五行世家吗？”

伊润广义说：“你母亲珍丽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她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人。”

火小邪曾经在日本多次问过伊润广义自己母亲的具体死因，但他从不细说，每次都显得悲痛莫名。所以说到此时，火小邪也知道不好再问下去，以免触动了伊润广义的伤心处。火小邪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在甲贺孔雀山中主要由土贤藏丰教导，伊润广义则通常是每个月来四天至七天不等。首先是检查火小邪的修习情况；其次就是将他的忍术心得传授给火小邪；第三是尽父亲的责任，时不时教导一些人生道理。

火小邪对伊润广义的感情，在这七年内积聚颇深。伊润广义虽然不苟言笑、气质肃然，但在逐渐的接触中，火小邪也渐渐觉得他通情达理，坚毅豁达，颇有些旧时评书演义中的大侠风范。在火小邪看来，伊润广义严肃而又亲切，威严而又平易，居高而不自傲，可秉烛夜谈，也可嬉笑玩闹。更重要的是他很有主见，一言九鼎，言出必诺，所以伊润广义非常符合火小邪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只有在谈到珍丽的时候，浅谈几句尚可，若谈得深了，伊润广义就会有点失态。想必珍丽之死，对他而言是不堪忍受的痛苦回忆，令他无法释怀。时隔七年，火小邪尽管坚信了伊润广义就是自己的父亲，但对母亲珍丽之死，还是云山雾罩一般，难以理清头绪。

火小邪不再说话，可心里却想：“虽然我不知道母亲的性格，但我也宁愿去偷五行世家，我没什么野心，这点应该像她。”

半晌之后，伊润广义才又慢慢地说：“火邪，你看外面的景物有什么变化吗？”

火小邪向窗外略一打量，马路边的田地里麦穗金黄，小山上果林密布，田间地头沟渠齐整，远远能看到农人在忙碌。更让火小邪吃惊的是，有许多电线杆，拉着电线，这可是在城市里才能见到的。火小邪不禁感慨：“山山水水都是老样子，很熟悉。只是多了不少东西，比如这条路就修得很好，以



前哪有这么平整呢。”

伊润广义说道：“东北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有很多肥沃的土地可以开垦。目前东北已经有上百万的日本移民，许多日本人已经把东北当成了第二故乡。天皇陛下打算在战争胜利后，把大多数日本人搬迁到这里来，到时就可以共享太平了！”

火小邪惊道：“啊！中日已经宣战了？”

伊润广义说：“是的，战争无法避免。希望能尽快打赢这场战争。”

“父亲，我回来可以帮你什么？如果我能帮天皇陛下尽快结束战争，避免生灵涂炭，我什么都可以做。”火小邪说。

伊润广义轻轻一笑，拍了拍火小邪的手，说道：“现在你还帮不上什么忙，我让你尽快从日本回来，就是想让你亲眼见证我们问鼎中原，统一天下的过程。”

火小邪点了点头，坚毅地说道：“一切听您的吩咐！”

奉天城内僻静处，一所戒备森严的大宅内，五辆轿车相继驶入。高大的院门随即紧闭，停车场四处并无入迹。

车门打开，火小邪、伊润广义、宫本雅子、土贤藏丰等人相继从车内走出，由武士带路，向大宅内走去。

起初还是中国式的建筑风格，穿过一段房舍后，推开一扇木门，便见到一个日本式的庭院，闹中取静，颇为雅致。

火小邪在日本已经住惯了日式的宅子，习以为常，而且以日本忍军的能力，修建一幢供自己休息的宅院，并不奇怪，欣然享受就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比起七年前，火小邪早不是那个缩手缩脚，感觉地位卑贱，处处抬不起头的小贼了。

进了内屋，早有四五个日本女佣等候着，武士、司机将大大小小的行李放置好，鞠躬退下。

伊润广义、土贤藏丰并不久留，嘱咐火小邪好好休息几天，再做其他安排，说完便先后离去。

火小邪见人终于走了，钻进卧室，伸了个大懒腰。

突然间，火小邪的表情一松，露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完全不是路上

那副深藏不露、平静如水的模样。火小邪把衣服几把拉松，就在地上一滚，四脚八叉地躺在地上。

雅子推门进来，见火小邪没有个正经地躺在地上，“啊”了一声，用日语说道：“火邪君，别人一看不到你，你就没有正经了。”

火小邪坏笑一声，抬起手把雅子一把拉入怀中，用中文说道：“怎么，想告我的状？”雅子连忙摆手，认真地用日语回道：“雅子不会告诉别人的。”

火小邪挤眉弄眼地说：“我其实就是这个德行啊！骨子里的东西，不好改啊！父亲大人他清楚得很。哈哈，要冷静下来也容易，只是现在回来了，我不愿意再忍着。对了，雅子，到中国来了，就说中文。”

雅子说了声是，用中文说道：“火邪君，你饿不饿？我去准备吃的。”

火小邪刮了下雅子的鼻子：“说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叫我火邪君，听着总是别扭得很。”

雅子脸上一红，说道：“是，小邪……小邪，你饿不饿？”

火小邪嘿嘿一笑：“雅子，我以前的衣服你都带回来了吧？”

雅子说道：“是的！都带回来了。”

火小邪翻身站起，牵着雅子的手，挤眉弄眼地说道：“雅子，把我的衣服拿来，还有，把你的便装也拿来！”

雅子一阵惊讶：“小邪，你要出去？”

火小邪呵呵直笑：“当然啊，好不容易回来了，我简直一分钟也不想待在房间里。这里可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带你到处玩玩，吃点新鲜的！”

雅子忙说道：“小邪，我们就这样出去，不和伊润大人与土贤先生说一声吗？”

火小邪挠了挠脑门，又坏笑道：“不管他们了，我们两个偷偷地溜出去，不让人跟着，这样才刺激嘛！这儿是我的地界，谁能把我怎样？”

雅子又说：“小邪，我们应该留个口信吧。”

火小邪抱住雅子，猛亲她的小嘴：“不留，不留，就是不留。我们去过二人世界！”

其实火小邪在日本七年，原本调皮捣蛋、倔犟执拗的性格一点没有改变，相反越发强烈。火小邪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他自从被火家逐出火门三关后，历经坎坷磨难，情感之路跌宕起伏。在认了伊润广义为父亲后，火小邪以为自己会性格大变，谁知越是这么认为，性格越是重归老路，尤胜于幼

年时期。

说到底，火小邪只是形成了两种性格罢了，俗话说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在伊润广义他们面前，是冷静沉稳，言辞谨慎，泰山崩于前而不惊；在自己与雅子独处时，则恢复成嬉皮笑脸的模样。

这两种性格都是火小邪的性格，发自内心，绝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只是区别过于明显罢了。日本甲贺孔雀山是忍军的总部，各流派不同级别的忍者在此修习的数不胜数。火小邪接触过的少说有千人，他甚至发现，许多日本男性忍者也有这个毛病，平日里要多压抑就有多压抑，要多谨慎就有多谨慎。可一旦给他们机会，允许他们胡来，几杯酒下肚，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似的，光着屁股跳舞号叫实乃平常。土贤藏丰经常给陪同火小邪修习的忍者一些机会，允许他们发泄一通，这样火小邪见得多了，就不再奇怪。相反，像雅子这种女性高级忍者，性格就非常稳定，绝不会有失态之处。

火小邪、雅子穿上洋装，从后窗翻出。以他们两人的手段，无声无息离开这个院落，不让任何人发现，可以说轻而易举。

别看雅子是女流之辈，但她在忍者中的级别相当高，乃是密殿流忍术的千代目藏。此种流派和五行世家的水家有相似之处，就是特别善于藏身、隐蔽、跟踪，运动起来行云流水、不露声息。所以，雅子和火小邪一起行动，绝无半分拖累。

火小邪、雅子出了院子，疾行不止，很快便远离住所，混入了人群。

时隔七年，火小邪故地重游，看什么都觉得亲切，心情好得无以复加，直带着雅子奔向最繁华的街道游玩。

火小邪一路逛得兴起，原本熟悉的街道显得既熟悉又陌生，着实出乎意料。

火小邪拉着雅子，一路指指点点，回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说来给雅子听。此时火小邪再讲幼年的经历，又是另一种心态，恍如过眼云烟，什么委屈和辛酸都可一笑置之。

雅子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时被火小邪逗得轻笑，眉目之间尽是温柔。

两人走过了几条街，不远处人群渐密，叫卖声此起彼伏，街边摆摊的商贩密密匝匝看不到头。火小邪心里一算，笑道：“雅子，差点忘了，今天可是大集！热闹得很！来，跟我来，如果走运，还能看到大戏呢！”

今天还真是大集！大街上热闹非凡，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比七年前更甚！

火小邪带着雅子，一路游玩，也是自得其所，其乐融融。只是唯一有点小小的麻烦，就是雅子长得实在漂亮，一身女式的洋装，更显出她的身材姣好，惹得无数人评头论足，垂涎欲滴，不住猜测火小邪、雅子的身份。

火小邪也不计较这些，食色者性也，人之天性，只要不来骚扰他们，便随他们看去。

两人走到一个卖中式绢花、手绢的小摊前，火小邪心头一乐，大大方方，也不还价，给雅子买了一朵绢花，一条丝巾。

突然火小邪突然眼前一亮，脚步微停，看向前方一侧。

雅子是个明白人，目光立即顺着火小邪看去。

火小邪暗笑一声：“雅子，有贼。”

果不其然，在人头攒动之间，有一个尖嘴猴腮的小子，正东张西望，专门躲着别人的眼神，向路人脖子以下的衣裳包裹打量。

火小邪见此人脸生，绝对不是数年前荣行的，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混在人群中偷鸡摸狗，不禁哑然失笑，又与雅子低声说：“终于让我碰到一个贼！呵呵，这个贼显然是个新手！照他这样子，没准就会被发现。”

火小邪带着雅子慢慢前行，一边微笑着不断瞟着这个小贼，一边说：“雅子，你看他下手了！这个倒霉蛋，偷错人了！绝对会被发现！”

火小邪说话间，那个小贼已经把手伸向了一个正在低头买货的女子。那女子挎着一个鼓囊囊的布包，依稀能看到有硬物的痕迹。小贼手中亮出一个刀片，就要将布包划破。可是刀片刚刚把包下划出一道小口子，就听那女子一声尖叫：“你干什么！偷东西啦！偷东西！”

那小贼一下子着了慌，抱头鼠窜而去。而差点被偷的女子一直尖叫着追赶：“抓贼啊！有小偷啊！”

火小邪耸了耸肩，说道：“真够差劲儿的！下五铃都排不上！荣行无人了吗？”

那小贼胡乱逃窜，从火小邪身边不远处跑过，火小邪暗骂：“这个笨蛋！这时候往人堆里钻不是找死吗？”

果然，那小贼没跑出多远，就脚下不稳，摔了个满地找牙。“嘀嘀嘀”的警笛声响起，就见迎面有几个警察拨开人群追了出来。那小贼爬起来还想

跑，可被人群堵住了去路，眨眼便被警察追上，按倒在地，束手就擒。

火小邪看得有趣，对雅子说道：“警察来得好快！以前，荣行都已经把警察收买了，警察根本不会管，坐地分钱就是。”

雅子问：“这下子把他抓到了，会怎么样？”

火小邪说：“换以前就算让警察抓到了，花几个小钱就能放出来。现在嘛，说不好，先看看吧。”

那几个警察把小贼拎起来，其中一个满脸凶相的男子，抓着小贼的衣领，“啪啪”就是两个大耳光，骂道：“敢在老子的地头上偷钱！活腻了！”

那小贼哆哆嗦嗦的，也不敢说话。

火小邪定睛一看，便认出了打人的这个警察是谁。他就是七年前，火小邪用金叶子收买的无赖李大麻子。当年众贼被抓，李大麻子、侯德彪带着人去翻耗子楼，被火小邪教训了一顿，并让他们去打听日本人把荣行的人关哪里去了。可是因为火小邪碰到了烟虫、花娘子，夜盗张四爷的大宅，不得不离开，所以再没有与李大麻子他们见面。七年之后，原来的地痞流氓，竟然成了抓贼的警察，这个世道的变化真是奇特。

站在李大麻子身旁的瘦警察，就是侯德彪，这两个无赖浑球，竟混成今天这样人模狗样。

李大麻子抽了小贼两个耳光，吩咐手下将小贼押走，还在不停地骂骂咧咧。被偷东西的女子赶上来，千恩万谢，十分感激。李大麻子、侯德彪假惺惺地赔笑，还问：“没丢东西吧？没丢就好，下次小心点。”这番说完，大街上再度恢复了平静，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

火小邪眼见着李大麻子、侯德彪他们一行人离去，刚才那两个耳光，虽不是抽在自己脸上，却也觉得脸上涨涨的。

火小邪对雅子轻声说道：“雅子，我想帮帮忙，你随我来。”

雅子点了点头，紧随着火小邪。

火小邪看清李大麻子、侯德彪他们的去向，折了个近路，超到他们前面，在巷口处等着他们到来。

李大麻子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敲着小贼的脑袋，骂道：“小兔崽子！回去有你好受的！敢在老子面前偷钱！你知道现在偷东西的下场吗？看我怎么弄死你。”

侯德彪在一旁附和着：“老大，这次一定要先问他是谁的徒弟，谁教他

偷东西的。”

李大麻子不耐烦地骂道：“知道了！你当这身皮好穿啊！”

“李大麻子，侯德彪，你们好啊！”巷口慢慢走出一男一女，那男子正歪着头，看着李大麻子他们。

李大麻子一愣，一打量这对男女，一下子没有认出来是火小邪，目光却被雅子吸引，顿时惊为天人，眼冒淫光。

李大麻子碍于面子，没有多看雅子，却见火小邪的穿着、气势都不是普通人，心里多少打了打鼓，上前一步小心地问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七八年前的外号？”

火小邪笑道：“贵人多忘事啊！我这身衣服，侯德彪七年前还想要呢。”

李大麻子脑筋笨，还是没有想起来，而侯德彪已经认出，惊叫一声：“是火小邪！”

李大麻子经这一番提醒，再一看，便也认了出来。

李大麻子吓得一声大叫，退后几步，抽出了警棍，喊道：“火小邪，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现在是警察，可不怕你！”

火小邪摆了摆手，上前一步，说：“李大麻子，不要一见面就这么凶，我管你现在是做什么的。我是来给你送钱的。”

二人一个激灵，暗念了一句：“送钱？”

李大麻子这回立即反应过来，刷地一下换出一脸笑容：“啊！啊！过了这么多年，差点都忘了。火小邪，那时候我们第二天可是去等了你一个晚上啊，还以为你是玩我们呢。”

火小邪笑道：“不好意思，那天风声太紧，我躲不过，就跑到外面去了。”

李大麻子虽说脸上带笑，可是皮笑肉不笑，依旧握紧了警棍：“火小邪，你看到没有，我和侯德彪现在可是警察，专门抓贼的，你老实点，不要乱来。”

火小邪抱拳一笑：“当然不会！李大麻子、侯德彪，好久不见了，很想和你们叙叙旧，是否方便啊？”

李大麻子说：“你没看我押着犯人吗？你住哪儿？我可以去找你。”

火小邪说道：“我看这个小贼挺可怜的，要不你先放了他？咱们好找地方说说话？”

李大麻子叫道：“放了他？你开玩笑吧，这儿没有荣行当年的规矩了。我放了他，让治安厅知道了，我可担待不起！”

火小邪“哦”了一声，从怀中夹出一片金箔，拍在手上，说道：“规矩还是可以有的，全看你们怎么去做了。”

二人眼前又是一亮，彼此对视了一眼，颇为心动。

火小邪再拿出一片金箔，拍在手上，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他们。

李大麻子吞了口唾沫，突然一转头对众警察说道：“兄弟们，咱们是不是抓错了人？”

侯德彪立即喝道：“哎呀，好像是抓错了！”说着一摸小贼的脑袋，叫道，“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委屈你了啊！”

众警察全部应和，上前与小贼称兄道弟，将小贼松绑。

火小邪再走上前，将两片金箔塞到李大麻子手中，笑道：“谢了啊。”

李大麻子左右一看，赶忙把金箔收好，回头叫道：“既然抓错了人，还不让别人走？”

轰地一下，众警察让出一条路，由那小贼离开。那小贼感激地看了火小邪一眼，拔腿就跑，眨眼不见了踪影。

李大麻子见人跑了，对火小邪笑成了一朵花：“火大爷，您想和我们说些什么？当年的约定还算数吗？”

火小邪说道：“当然算，咱们现在就去聊聊吧。”

李大麻子、侯德彪支开其他警察，带着火小邪、雅子去了一家位于偏僻巷子的小茶馆。火小邪也不怕他们有诈，只管跟着，并无异议。至于雅子，她识得时务，始终不与火小邪说话，保持沉默，仅与火小邪用眼神交流。

李大麻子、侯德彪似乎对雅子颇多忌讳，不住偷偷打量，窃窃私语。

这家小茶馆应该是李大麻子、侯德彪常去的地方，掌柜的与他们很熟，一见是李大麻子他们带人过来，急忙将他们请入楼上雅座，麻利地上了壶茶，客气两句，就不再出现。

四人坐定，李大麻子将目光落在雅子身上，始终欲言又止，尽扯些没着落的话语。

火小邪看出他们的顾忌，便说：“这位是我的妻子，日本人，她听不懂中文，你们随便说就是。”

李大麻子、侯德彪恍然大悟一般，齐声道：“日本人？哦！哦！恭喜恭喜！”

火小邪何等眼力，看破了这两人口不对心，轻哼了一声：“两位，日本